

梅
花
落

上
册

上海正書局發行

●羅癭公先生題籤

●易實甫羅癭公先生題詞

霓裳艷影

本局搜羅數十年來南北伶人（如譚鑫培楊小樓梅蘭芳賈碧雲俞振庭李吉瑞馮子和侯俊山等）及女伶（如劉菊仙鮮靈芝劉喜奎恩曉峯賈玉文王克琴翁梅倩林黛玉等）以及最近之劇家（如陸子美汪優遊凌憐影歐陽予倩鄭鵬鴻等）真影擇其名尤燥者得數百幅製成珂羅版銅版精印成冊其中五彩套印數十幅美麗絕倫尤為外間所不易經見凡有周郎之癖好者當必先觀為快也洋裝金字布面每冊定價四元

梅花落

吳門天笑生譯

第一回

種禍根船主醉村醪

墮惡運閨秀淪魔窟

英倫三島是個海國中的生涯。所以萬舶千檣都在他海岸線兩圍圍打旋兒。這一國的國民也沒個不帶着三分海氣。因此那全國的海港星羅棋布是個輸入最捷的地方。也是個奇聞異事出產的所在。且說英國海港之中有個喚作利夫海港。這克利夫海港邊有個小小酒肆。雖然在臨海之區。生涯倒也不惡。爲的是那些船員水手們。只要船一進港。便似飢鷹撲食。餓馬奔槽一般。先要到那酒店中。喝他一個暢快。因此不期而然的人家。便贈他個外號。喚做水手俱樂部。這地方波影接窗。潮聲到枕。最合着那一班靠着水國爲生的性情。不過因爲是個衝繁地方。再也不能清靜一進了門。便覺滿屋子裡酒香烟氣夾着些笑聲醉語熱鬧非常。到了晚上。更不用說這屋子裡低唱淺斟。那屋子裏呼么喝六。滿院子都是賣零星吃食的。賣雜物的。東來西去的亂串。却說那一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有個人

提着一根椰木行杖跑了進來。那人倒也生得軒昂魁梧。年紀不過三十多歲。一副紫膛色面皮。好似天天經那炎風烈日中晒炙成這個顏色的一腦門子。是個航海家。咧進得門來。便在靠窗的一個椅子上坐定。他就大模大樣的向四面一瞧。嘴裏咕嚕道。這兩天累得慌。且喝一杯。再講看官大凡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使喚着人的一種。是被人家使喚的。這兩種人。無論怎麼樣。在舉止行動裏面。自然流露。只要些微留點子神。誰也瞧不出來。這正合着居移氣。養移體的兩句話。咧。何況這海濱的酒家。是千人出入的。所在店主的人。一雙眼睛。好似試金石一般。無論那種人。倒是個善觀氣。一望便知他的富貴窮通。來那時。一眼照見這人來頭不小。便招呼跑堂的。誰知道這當兒。正是個上市時候。大家正忙得走頭無路。店主人是個慣家。怕得罪了客人。便自己來招呼。滿面堆下笑來的。說道。你老好久不到小店裏來了。小老掛念得狠。別是出了一會子門嗎。想是發財身體也胖了許多了。說着便放出那個劈毛竹的聲音來。一陣子笑。原來這店家前世裏也不會認得這個客官。做生。

意的人以和氣爲主。你要是板板六十四。誰還受你這副嘴臉。不似嗒們國裏那些櫃檯上的小夥計兒。人家說眼睛生在額角上。他這眼睛轉了灣。生在腦袋後面去了。人家買東西的上來。熱氣換他的冷氣。這可不教人見了生氣。所以那店主人他。說這裏是他們航海家歇腳的地方。進出的也多。嗒們可不留心。別是常常來的老主顧。嗒們倒揚着脖子不認識他。可不教人見怪。回來又說這酒鋪子賣買些微好了。點兒就瞧不起人來了。這個當兒那人點點頭兒說道。可不是嗎。在海裏經得久了。差不多把年月也忘掉了。今天光景是三月初旬。罷店主人道。今天是三月五號。咧。那人道。不差。我不是約個朋友在這裏嗎。店家今天可有人找我來。沒有這一句話。可把個店主人問住了。沉吟了半晌。說道。不瞞客官。說這裏一天到晚尋親戚訪朋友的。也不知多少。小老竟有些背晦了。一時把客官的大名忘却。再想也。想不起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那人笑道。店家。你這應酬工夫。真妙。實告訴你罷。我還是第一次親造寶店也。沒通過賤名。自然貴。主人不知道了。賤名喚做律敦。今天有人來。

尋第二律敦號的船長便是在下咧。店主。人。呵。呵。的。笑。道。律。敦。先。生。你。當。真。沒。來。過。嗎。怪。道。呢。覺。得。有。些。兒。面。生。只。是。不。知。道。誰。來。尋。先。生。是。何。等。樣。人。呢。那。人。道。他。便。是。第。一。律。敦。號。的。船。長。喚。做。鄂。爾。生。我。那。船。是。開。往。美。國。各。埠。他。這。船。是。到。中。國。日。本。一。帶。游。歷。的。可。是。嚙。們。約。的。同。時。歸。國。三。月。五。號。在。那。克。利。夫。水。手。俱。樂。部。聚。會。咧。怎。麼。此。刻。還。沒。來。那。人。最。是。一。點。一。劃。再。沒。有。失。信。的。店。主。人。道。你。老。別。性。急。說。不。定。已。經。來。過。也。沒。知。道。呢。回。來。待。小。老。兒。招。呼。夥。計。們。打。聽。打。聽。瞧。見。這。人。沒。有。那。律。敦。道。也。好。店。家。你。有。上。好。的。勃。蘭。地。拿。一。瓶。來。店。主。人。道。有。有。說。著。便。去。這。裏。律。敦。船。長。便。在。衣。囊。中。掏。出。個。挺。大。的。表。來。瞧。了。瞧。說。道。怎。麼。已。經。九。點。鐘。了。本。來。約。的。是。二。月。底。船。便。進。港。他。不。該。不。來。呢。律。敦。船。長。一。個。人。在。那。裏。自。言。自。語。只。見。那。主。人。把。一。瓶。勃。蘭。地。去。了。軟。木。塞。滿。滿。的。送。到。律。敦。之。前。一。面。却。想。著。道。我。可。知。道。了。他。的。名。字。喚。做。律。敦。這。兩。艘。船。自。然。都。是。他。的。了。只。是。他。怎。麼。不。自。己。在。第。一。律。敦。船。上。呢。想。是。他。當。初。只。有。一。個。船。後。來。生。涯。發。達。便。有。這。第。二。律。敦。船。他。自。己。

坐了這新船把奮的第一律敦船請了個人代他做船長一定如此辦法只是此刻從美國新回來想他腰囊中一定滿滿的那時店主、人忽然又想出一樁事來說船長你略等一等便奔到那個帳桌之傍東翻西倒了一陣子檢出一個東西來笑嘻嘻說道得了這纔叫做人老珠黃不值錢了我髣髴想着你老的大名狠熟可就可就忘了這不是前天寄來的一封信嗎還是我自己插在帳夾裡說或者那位先生教他寄到這兒的且攔着罷此刻找出來給船長瞧瞧不知是給船長的不是律敦揀在手中一瞧只見上寫的一送水手俱樂部留奉律敦先生親啓「一行字便說不差這是給我的呢便嗤的一聲把信拆開一口氣讀了個從頭至尾說怪道呢原來半路上裝了貨受了耽擱至少須遲十天纔到咧怎麼我好似見不到他的樣兒這般性急呢店主笑道這有什麼要緊便請船長在小店裡盤桓十天咱們樓上有狠潔淨狠敞快的屋子給你收拾一間可好律敦道慢慢兒再說罷便一手擎着一個玻璃杯怔怔的出神只覺一陣微風從個悠悠揚揚的胡弓聲裡透著些嬌音宛

轉來。便似新鶯乍轉。一般看官。你道這律敦船長。是聽慣風聲浪聲的。忽然長風大
浪變了個低唱輕謳。這腦筋裡自然換了個境界。覺得這一縷柔音鎖魂蕩魄。不覺
放下玻璃杯。細細靜聽。直聽到那歌聲歇時。律敦道。店家這唱歌的是誰呢。店家道。
不瞞船長。說別幾月。就來了個小姑娘。在這店裡。趁幾個錢。大家聽他唱得好。都給
他些。我憐他是個貧女。所以我也由他罷了。說聲未了。只見一個鬢髮皓然的老音
樂師。引著個十五六歲的女郎。從裡面這一間屋子裡出來。身上却穿得襤褸破碎。
這衣服好似數個月沒有洗的。只是在這風塵憔悴之中。却掩不了那副美麗絕世
之姿。亂頭蟲服。也是傾城看官們。要知道在這汗泥糞壤之中。挺出一朵娟娟名花。
比了金谷繡圃。尤覺名貴。咧這時律敦見了這女郎。早已心嚦麗質。却見那老音樂
師可憐拽著胡弓。早只兩手索索的亂顫。律敦尋思。等這女郎到這裡時。定要聽他
妙音。請歌一曲。我也環遊世界美人兒。見了多少。却不會見到這樣一個貧美人呢。
只聽那老音樂師顫顫的聲音。語道兒啊。我今天腰骨酸痛。眼花繚亂的。想是病

了。今夜早些兒。還去罷。女郎道。怎麼祖父病了。我扶着祖父。還家罷。說着。便扶了。老人。提着胡弓。踏出這店門。而去。那時。這律敦。船長。正看得出神。從裏面屋子裏出來。一直到出門。做了個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誰知這女郎。剛出得門。忽然。西壁廂。走出一個人來。直走到那少女身邊。說這是怎麼說。今天那樣。早就回去了。律敦舉目。瞧時。只見那人一副蒼黑臉。滿面酒肉氣。年紀約在四十七八左右。是個破落戶的紳士模樣。却是臉袋子上。隱隱露出殺機。一望而知。此非好相識。這時那女郎見問。便道。父親今夜祖父病了。所以早些歸去了。律敦一想。阿呀。這可了不得了。烏鴉原來生鳳皇。只聽那父親鼓着舌說道。這老頭兒。怎麼就這樣。不中用。說着。便自己先走了。律敦心中納悶。想這三人有些兒蹊蹺。倒底是個什麼路數呢。又想那人瞧這光景。對他女兒。也是一定沒有愛情的。可憐這一塊羊脂白玉。丟在塵埃之中。當時律敦倒動了個無謂的愛憐之心。胸中倒怏怏不樂起來。轉瞬兒。三人都不見了。這時外面的座客都道。不想有其女。乃有其父。律敦一肚子的不舒服。加着這個好奇。

心一時捺不住。便道：店家，你來我問你句話兒。店主人道：什麼事？律教道：那賣歌的女郎，你知道他來歷嗎？店主人嘆了一口氣道：以前也是個紳士，不知道此刻爲甚麼敗落到這步田地。九年前，便到這裏終日浪蕩，也沒找到個事兒，沒法兒，便在這碼頭上做個露天通事。有外國人來，他便陪著他東也逛逛，西也蕩蕩，人家給他個錢，一個人喝酒也不費，那有閑錢，還顧得家不得已，逼著他那個女兒到嗒們店裏賣唱。度日客官們見他生得俊，又唱得好，大家破些鈔。周濟周濟，老朽也瞧著這小姑娘，怪可憐兒的，所以隨着他在這裏走動。那個老頭兒也不知是他們一家人，不是。或者是那小姑娘教音樂的師傅也，未可知。不過外面是個祖孫稱呼罷了。律教點點頭，又問道：他們姓甚名誰？店主人道：他老子姓葛爾孫，那姑娘大家都喚他圓珠。他們的父女也不知是真，父女還是假，父女不過他們初來此地，一直到如今是父女稱呼他老子外面，雖似狠兇惡的樣子，其實和他相交熟了，也是個和藹可親的人兒。律教道：原來如此。看官這律教船長，雖是個久經閱歷的人，却是磊落豪爽。

胸無宿物。誰也知道。世上詐僞百端。竟有意想不到的地方。況且他此來不過是約着鄂爾生在這裏做個聚會地方。如今鄂爾生沒來。借此小飲數杯。心如一片白紙。却從沒加上一些兒繪事。咧那一天。律敦便住在酒家。從此一連住了三天。閑來無事。却和店主人談天。說地。店主人又非常殷勤。這時候律敦便把個店主人做個要好的朋友。看待店主人又把律敦和葛爾孫極力拉攏。有時借酒合歡。有時藉賭解悶。可知就幾天。盤桓把個磊落豪爽的律敦船長。竟送到一個悲慘的窟穴去了。到了第四天。上教律一個人在屋子裏悶得慌。那個第二律敦船的船長鄂爾生。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因想起不如到伯父家走遭。看官你道律敦船長是怎樣一個人呢。原來他本是將門之子。是一個海軍士官的兒子。他老子戰死在海中。做了個名譽之鬼。母親撫孤。到了八歲上。也就一命嗚呼。尋他老子去了。只剩個八歲嬌兒。好似覆巢之鳥。幸虧還有個伯父。也做海軍士官的。喚做克斯敦。大佐撫育成。人到了十五歲的時候。那老軍人便送他到一個商船上練習航海術。他說這一碗海。

軍飯教那苦小子免了罷。十年辛苦掙得幾個錢兒，他就置備個小帆船，就取名喚做律敦。自己當了個船長，航行了三年，囊中却又有了一些積蓄，便造了這第二律敦號的新船，把舊船給他的好友鄂爾生管了。分着東西兩條航路做這航海業的生涯。這一番航海回來，却發着好大一注財。原想和鄂爾生商量另造一個大船，並把這話告訴伯父也教他老人家歡心。律敦到了伯父家裏，他伯父見姪兒狠有出息，自然心中歡喜，說也不枉我撫育一場，便留他盤桓一宵談談家常。到了明天午後，律敦方纔慢慢兒回店。誰知這一夜那店主人和葛爾孫兩人商量着葫蘆裏賣什麼藥呢。這時律敦船長剛踏進門，只見店主人同葛爾孫正在帳房打橫的一個邊廂裏，喝酒店主人見律敦回來，連忙帶着笑容迎將出來，好似多年的老相識一般。便道：律敦船長，昨天沒有回來教人好等。咱們今天等着你鬪牌。葛爾孫君候了你好半天了。律敦道：對不起，略有些事兒出去勾當了。纔來說着便和他們一同坐下。店主人斟上酒來，一連飲了數杯，說道：咱們入局罷。當時洗起牌來，說也奇怪，律敦

竟每次必勝越鬪越高興起來平添了好幾倍精神。這個玻璃杯也沒離開他手兒。一杯一杯又一杯。喝了個西江水盡臉也紅了氣也豪了。心想我年來運氣正好小賭博也贏了他許多。因此愈加興高采烈起來。勒馬橫鎗正待葛爾孫來翻本。不禁呵呵大笑道。葛爾孫你。今天可輸在我手裏了。常言道。白酒紅人面。黃金黑盜心。律敦三杯下肚。便忘其所以。正要重張旗鼓。店主人忽然說道。好了。嗜們散了。局罷。嗜們這裏客人多怕的。呼么喝六。討了人家的厭。不得安睡。葛爾孫把臉一沉。道。照你說。我可今天不能翻本了。可不冤嗎。律敦知道葛爾孫也是個窮鄉中人物。怕他輸極了。倒不好。便說道。不差。今天葛爾孫君輸得多了。要是就此歇手。嗜們可是見得太小氣了。店主人想了想。說道。不瞞船長說。嗜們店裏的規矩。一過八點鐘。再不能鬪牌。了一來怕怠慢了客人。二則怕人家討厭。葛爾孫君要翻本。時明天還有日子。要不然。除非搬到葛爾孫先生府上。嗜們便開他一個大圍場。通宵達旦。也不要緊。你們兩人以爲如何。律敦聽說到葛爾孫家裏去。心中早有幾分願意。因想他家。

裏別的都不足道。只這位圓珠姑娘也足把人的魂靈兒勾了去。所以口內不言心裏是一百個贊成。店主人道：「啣們開了天窗說亮話也瞞不過這位律敦先生。不過葛爾孫君府上偏窄些兒。其實也沒什麼不便。還有圓珠姑娘招呼得更是道地。你們要喝酒時我可以帶他一打去。葛爾孫好似不得已的樣子。說道：「真個呢。船長如不嫌褻瀆可到舍間去。只是屋子骯髒些兒罷了。」店主人道：「誰嫌你屋子骯髒。據我瞧來還當是個侯爵邸呢。不過侯門一入要出來就難了。這時律敦船長滿心在當時那唱歌女郎身上便想有了這麼樣一個美人土壁泥牆也變了繡閨金屋。管他屋子骯髒便說道：「葛爾孫君說那裏話來。啣們早些去罷。那時店主人喚了一輛馬車來。三個人帶着酒徑奔葛爾孫家來。走不到一里多路那馬車停了。也不知道走過些什麼地方。只覺得沿路都是些樹林。當時葛爾孫先下了馬車。隨後律敦船長也下來了。只見黑魘魘一帶松林連一點燈光也沒有。亂石荒草也沒些村落人烟。一道溪流只聽得水聲潺潺。也不知道流往那裡去。一個山崖上鬚髯有個人家却是

瞧不親切。因想這個人家要是刮一陣大風，就把他吹落崖底了。再細細瞧時，那屋子周圍都是些樹，蒙密好似把這個山崖子絡了起來。一般律敦船長正在定睛細瞧，只聽撲的一聲，飛出一個東西，把律敦船長嚇了一大跳。原來是個老梟人家，喚他做貓，咋鷹又叫夜貓子。律敦想這個所在，好不怕人，便道：葛爾孫君，這便是你的府上嗎？葛爾孫道：正是這屋子。以前是個猶太人居住的，後來猶太人被人家殺死了。這屋子裏常常有鬼出現，因此上大家見了這屋子，個個搖頭，人人皺眉，一連空關了三年，也沒一個人問信。我貪他房租便宜，便租了他，常常聽見空屋裏的笑聲，只笑得人毛髮都豎起來。我也不管他，常言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直到如今，也沒什麼事兒。說着，律敦船長便隨着葛爾孫進來。只見一帶三間屋子，一間是會客所，一間臥房，一間餐室。那臥房裏面生着爐火，是個山上人家的款式。爐火之旁坐個女郎，不是圓珠姑娘，是誰？那律敦船長一眼望去，早見個圓珠姑娘，半面映着火光，只暈得那芙蓉腮上一朵紅雲，直透過眉梢。他聽得外面腳聲，知道有人來了，驚

鴻一瞥早已不知所往。那時葛爾孫先進屋子，便呼一聲珠兒取火來，只聽答應一聲，來了如春鶯乍囀，不知從那裏走出一個嫋嫋婷婷的人來，兒着律敦船長和他父親的面，好似驚恐的樣子，不覺粉臉漸轉青色。律敦船長想這位小姑娘怎麼氣色不佳，也不敢動問。圓珠低鬟不語，只顧瞧着他父親，出神停會兒。店主人帶着一打酒進來，放在地上，說這撈什子好重。葛爾孫拽開椅子，說你們大家請坐，把酒瓶上的繩解開，取了三瓶，置在桌子上，其餘的丟在椅子邊，教他在那牆角邊睡覺。回頭却見他女兒怔怔的出神，便說珠兒你做甚麼來呀？客來了也不預備酒肴，只在這裏哭喪着臉兒做什麼？難道你還不認得你老子嗎？那小姑娘被他父親呼叱了，仍舊給他一個不做聲。律敦船長見了，想道：別是個啞美人罷。回頭一想，吓難道他只能唱歌不能說話嗎？只是怎麼此刻弄了個磕不開的髻來了？那葛爾孫見他女兒不開口，益發大怒起來，道：你今天怎麼變了個髻子？剛纔吩咐你的話，你聽見了，沒有還不走？我給你幾個腦鑿栗子吃，說着伸手向圓珠姑娘頭上鑿來。那女郎

見他父親掄着拳頭打來，方纔如夢初醒，說道：「我去，我就去。」說着，便踉蹌進內，葛爾孫見他女兒進去了，揚着脖子閉着眼睛，說道：「女孩子家終不濟事，他自以爲長得得人意見，益發撒嬌起來了，也不成個樣子。一時又咕嚕個不了，律敦船長口內不言，心想：瞧這個情形，倒有八成兒不像他親生子了。第一那面貌相去太遠，第二果然是自己女兒，難道沒一點兒愛情？只是一塊羊脂白玉如何掉在這污泥之中？我要有權力時，定要拔出這一朶墮溷之花。一會兒又想我一個孤身在海上飄泊了幾年，也沒成得一個家室，如今囊中略有積蓄，終算得粗能自立的了。本來原說俟有機會討一個渾家，若得似圓珠姑娘一般的美麗，也不枉我一片癡想，須得慢慢兒等大家熟了，再提這訂婚的事兒。律敦船長正在一相情願經營他的單相思，那圓珠姑娘早託着盆冷牛肉，置在桌子上，說道：「統共只有這些兒了。」葛爾孫瞪著眼睛，道：「你知道你老子喜歡喝點酒兒，怎麼不預備些下酒物？將來瞧你嫁了夫家，也是這樣當不得家，怕不教人家笑話。」說着，又道：「此刻不用你伺候，你去罷。」圓珠剛要